

續金華叢書



舊金華叢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續藁十八

續金華叢書

題跋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恭跋 御書明良二大字

皇上在宥天下端拱無爲清閒之燕時游心於藝事雲章奎畫夐出  
前古帝王之上而臣下罕有獲拜賜者惟翰林學士承旨開府儀同  
三司孔刺爾公以開國元勳之胄世長宿衛情忠粹德簡在帝心親  
御翰墨書明良二大字以賜焉仍命公因以爲字臣潛忝以非才載  
筆從公之後公出以示臣俾志于下方臣竊惟君尊臣卑者分之殊  
休戚同之其體則一是故舜之作歌臯陶之賡載皆取諸人之一身  
而以元首股肱爲喻元首之明君德也股肱之良臣道也合明良之  
二言以爲賜而因以字之予以表君臣之一體也非世家重臣與國  
同休戚者何以堪此乎雖然舜臯陶之賡歌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者臣之良由君之明也武丁之命說所謂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者  
君之聖由臣之良也然則公之圖爲補報者宜何如哉臣不佞不敢

徒以公衣被昭回之光侈爲一時之榮遇而獨以大人之事君者有  
望於公罔俾昔賢專美于前也

恭跋 御書慶壽二大字

今上皇帝改元至正之明年翰林學士臣朵爾直班嘗一日侍燕閒  
于宣文閣上親御翰墨作慶壽兩大字以賜焉後七年臣溍以非才  
待罪翰林臣朵爾直班由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入爲中政使出  
以示臣溍俾謹誌之臣溍欽惟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多能聖學之餘  
事形於心畫如雲漢之昭回在上非下土愚臣所得而窺測然竊聞  
之皇極五福以壽爲先兆民所賴一人之慶夫以勳賢貴胄爲國世  
臣錫之眉壽以保其家宜也乃若推廣上恩均慶于下使八荒之人  
同躋壽域豈非所謂彰君之賜乎臣溍於名言之所不及者既不敢  
強贊一辭而屬望之私有不容自己者謹以志于下方

恭跋賜名哈刺拔都兒 御書

翰林學士承旨哈刺拔都兒家藏文皇所賜御書墨本二卷親筆二

卷此筆之一蓋先朝常賜以今名而上復出御筆申命之也

恭跋命哈刺拔都兒充捧案官御筆

天歷二年夏五月 日皇帝坐奎章閣特降御筆以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充捧案官臣溍竊惟國朝任官作命皆出外廷具有品式捧案官蓋中朝侍從近臣且不常設非可律以定制故天子親御翰墨以命之實盛典也史臣宜謹志之以備館閣故事焉

恭跋 御賜永懷二字

文皇以萬機之暇游心藝事神文聖筆冠絕古今間嘗以佩刀刻蘆菔根作永懷二字亦妙具乎八法因模爲墨本以賜近臣今翰林學士承旨哈刺拔都兒時方以禮部尚書入侍燕閒與被是賜襲藏已久恐人無知者出以示臣溍竊惟永懷之義猶大雅之詩所謂永言孝思也昔周成王翦桐葉爲圭徒以實其戲言而上之孝思造次不忘乎聖念皮越三代之人主遠矣後之史臣宜有述焉

恭跋 御書奎章閣記石刻

天歷二年春三月上肇開奎章閣延登儒流入侍燕閒冬十月臣鐸爾直作頌以獻至順二年春正月御製閣記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泰禧宗禋使臣阿榮傳旨以刻本賜焉臣鐸爾直叩頭而退襲藏惟謹以臣潛待罪太史屬俾紀其歲月于下方臣竊聞前侍書學士臣集爲臣言皇上以萬機之暇親洒宸翰書奎章閣記刻實禁中凡墨本悉識以天歷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賜者必閣學士畫旨具成案持詣榻前覆奏然後予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爲上所知遇者未嘗輕畀臣鐸爾直當上踐阼之初以保寧等處萬戶召對明仁殿持詔發兵河東陝西尋以前鋒迎敵遂巡鎮拊安河南山東又被旨督諸將平雲南陞辭之日既賜之弓矢及他服用貴珍之物以重其行逮凱旋而復命也顧以辭藝進而特預是賜殊常之恩夐絕前比茲蓋時清主聖弛武而隆文示之意嚮以風厲于四方將使中林免苴之士莫不鼓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盛德也一噸一笑豈虛平

哉臣鐸爾直以周通之才出入文武動協上意抑可謂不辱君賜矣  
臣是用備著之若夫天縱聖能心畫超詣有非疏賤下愚所得而窺  
測者不敢贊一辭也

跋平雲南頌

右平雲南頌亞中大夫保寧等處萬戶述律公鐸爾直作初文宗皇  
帝以南詔弗靖師久無功特命公往督諸將深入叛境殄其兇渠餘  
黨悉平公旣凱旋入奏因作頌以進仍錄其副而傳焉今上皇帝謀  
元帥俾坐鎮西南夷而廷臣無以易公於是距公之作頌蓋已十年  
朝廷清明遠人嚮化兵寢不用四方無虞久矣公下車之日宜用昔  
人銘燕然故事勒諸堅珉以宣威於遐方萬里之外然則此卷豈  
直可傳於學士大夫而已哉

跋袁翰林鹵簿詩

昔我世祖皇帝肇建太室武宗皇帝始親裸獻逮英宗皇帝乃行時  
享之禮而備鹵簿之儀蓋太平極盛之際也翰林直學士致仕袁公

時爲秘書監著作郎寫以爲詩使窮鄉下士一覽觀焉如身在輦轂之下而覩熙朝之彌文何其幸歟漢應劭唐王象皆有鹵簿圖宋王欽若有鹵簿記三卷宋綏增爲十卷後累增爲三十三卷公乃括以六百言曲盡其鋪張之妙亦奇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安可忽諸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誦之說以徼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庸表而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跋宋兩朝遺墨二首

理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理宗付賈似道親筆按續通鑑長編景定三年二月丁亥朔李松壽來納款上諭宰執曰情僞難憑又曰切須審處似道奏當與之要約如能歸漣海之地方可取信十二日戊戌成都言漣海已遂收復而新史歸地在二十四日庚戌乃因李璮是日有建節封王之命而連書之耳璮卽松壽也此親筆以初十日午時下曰來意真確又日不可失信必在已要約之後未歸地之前蓋是月之初十日丙申也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璫之去就事繫機密上不批示外廷而獨以親筆付似道故正史及他傳記皆無所登載庸考次其月日以備闕文

度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度宗答賈似道手書命之曰師相而不名禮貌之至矣其稱謂之過雖見譏於史氏若夫實藉釣庇伏丐釣照等語如士庶之施於

敵己者君臣之分幾於盡廢此紙流落人間乃搜訪之所不及是以史氏無譏焉孰知夫禮先亡而國隨之非細故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筆者焉

跋泰山碑

泰山碑字多磨滅唯二世詔粗完嶧山碑亦有此詔蓋當時欲使來者知石刻是始皇帝所爲故皆刻此詔於其後也

跋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齋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跋館本十七帖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搨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

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裝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勑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權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權云

記石經

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藏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若是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宜珍護以謹其傳也

書石曼卿館直詩後

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秘閣校理卒於官距作此卷時僅四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者覽卷猶可槩見也

書唐誥後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真卿也始比公山

濤叔孫通者公嘗爲吏部尙書大歷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爲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楊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遙尊母沈氏爲皇太后時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爲使不以一事者若韋縕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勅冊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邵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者邵也新史邵本傳稱邵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爲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吏部尙書告身印者尙書寶承而行之官尙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殘脫而不可知者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

跋南豐曾公謚文定覆議

宋制文臣光祿大夫武臣節度使以上法當定謚者皆太常博士議之考功郎中覆之乃以上于朝而降勅紹興初欲旌死節之臣始有

賜謚徑令中書舍人行詞給告太常考功咸不與焉由是應得謚者亦援以爲比乾道末臣寮言其非故事而申明之淳熙中遂詔准命謚者並經有司議定取旨出勅曾公官止四品因鄉郡之請而賜謚其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者用近制也然其發揚褒美雖書贊之詞殆不是過豈以降勅給告爲輕重哉劉公自嘉熙戊戌訖淳祐壬寅凡兩兼考功又真除員外郎不知此議作於何時今言者方建白重修宋史考其歲月上之有可以補曾公列傳之闕文可也

題黃給事山居圖

予讀紹興正論小傳未嘗不三復而悲之方秦檜起勢立威小不附者輒欲寘之死地而忠鯁之風不爲少衰嗚呼何其盛也然皆僅足以掇禍固莫有得行其言者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給事中黃公居殿院時嘗疏檜姦狀檜由是去相位使當時聽言類如此正論可無作矣他日檜卒用公卒斥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嗚呼悲夫公之去也屏居海外馬秦島上蒼崖崛聳長風怒濤中覽是圖猶可想見其

孤標峻節富與之並存於天壤間焉

跋李西臺書

涪翁稱李西臺書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但恨摹手失其筆意耳今獲觀此真迹而窺見其筆意寧復有涪翁之遺恨乎

跋畫錦堂詩

祁國杜公草書畫錦堂詩紹興間嘗歸之內府詩中適有御名故刊去之然此字本韓氏家諱而祁公用之不疑古人臨文不諱之意尙可見也

跋韓令公真贊

居士集此贊末句作丞相魏公按公以嘉祐八年封衛國公治平二年迺進封魏贊作於元年之八月曰魏公者蓋後人追改之幸真迹尙存可考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爲蘇才翁書伯夷頌後有秦檜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李侯戡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足中兩人不能舉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寢不用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寫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爲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一大老乃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爲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末學之士毋庸贅述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舍人帖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醇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爲之撫卷而三嘆乎

跋唐御史臺精舍記

漢史列傳具載包咸劉淑檀敷李充所立精舍而唐御史臺精舍史缺弗錄蓋彼四人者皆以講授諸生此則以奉浮屠氏故略之耳幸有此碑可存當時故事也

跋溫公通鑑草

溫公通鑑書晉永昌元年事視此尤爲詳備此特其初藁耳而作字方整未嘗爲縱逸之態其敬慎無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書歟今之文人類以敏捷相高貴輕揚而賤持重使溫公復生未必能與之迢迢也三復之餘唯有掩卷太息而已

跋尋僧圖

荆公以元豐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與道原過西莊遂游寶乘有兩詩此圖止書其一于卷首者但取末後二句以寫一時之高致云爾故於詩中之南埭北山皆不以勞意匠何暇及其平生事業乎嘉定諸大老題識真足發其深趣毋庸吹毛洗垢以合口也後公游寶乘二

百六十年爲今至正元年十月一十四日金華黃溍書

跋閣立本畫

宣和內府所藏閣相畫三十有二予嘗於故秘書少監呂公家觀其房宿蓋大德中先朝所賜宣和舊物也今乃獲覩此五星東海徐公謂所見三本皆不逮此則其所畫宜非一本此卷雖無內府印章而徐公在宣和間已鑒定爲眞跡誠可寶矣

跋李北海永康帖

宣和內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今人往往喜效李書而罕得見其真迹予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得相求而適相值哉

跋荊公帖

廣漢張子言公書如大忙中寫新文朱子以爲切中其病而又謂先君喜學公書今觀此帖風神間逸韻度清美臨學之家宜有取焉評書者未可以彼而廢此也

跋徐州鹿鳴燕詩序